

# Globethics Repository



## 漢語神學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回應趙林教授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LAI, Pan-chiu                                                                                     |
| Publisher     | Logos and Pneuma Press                                                                            |
| Rights        |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
| Download date | 2026-07-16 07:01:49                                                                               |
| Link to Item  |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91">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91</a> |

# 漢語神學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回應趙林教授

賴品超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 一、導言

趙林教授的〈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與漢語神學的應對方略〉，除了分析當代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外，更提出漢語神學的應對方略。筆者十分贊同及欣賞，趙教授提出由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的視角來思考漢語神學。<sup>1</sup>對於趙教授對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的分析，筆者大體上是贊同的，但對其中一些比較細微的地方則有所保留。例如趙教授談及只有在那些受亞洲傳統宗教和倫理價值影響較弱的邊緣地帶，基督宗教才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並將韓國作為例子之一。<sup>2</sup>筆者懷疑，究竟韓國是否一個受亞洲傳統宗教和倫理價值影響較弱的國家，而這與基督宗教的增長又有何關係。根據二〇一三年的人口調查，韓國信眾最多的宗教是基督宗教，佔人口的 32%，而佛教徒則只佔 23%。<sup>3</sup>若比較一九八三年的一項調查，當時韓國人口中，佛教徒

---

1. 筆者在大約十年前曾討論相關的問題，參賴品超，〈在全球地域化中繼承中國與基督宗教傳統〉，載卓新平、許志偉編，《基督宗教研究·第七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頁 83-99；重刊於賴品超，《傳承與轉化：基督教學與諸文化傳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6），頁 163-176。

2. 見趙林，〈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與漢語神學的應對方略〉，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41（2014），頁 169。

3. 見 <http://www.worldpopulationstatistics.com/south-korea-population-2013/>（2014 年 3 月 28 日瀏覽）。

佔人口的 19.16%，基督宗教徒則為 17.45%。<sup>4</sup>對比這兩次相隔三十年的調查可見，雖然基督宗教在期間有長足的增長，並且取代了佛教成為韓國最大的宗教，但佛教徒佔人口比例不僅沒有明顯減少、反而也有可見的增加。若與趙教授所描述的當代中國相比較，基督宗教在中國出現「井噴」式增長時，中國的傳統宗教也同樣出現爆炸性增長，<sup>5</sup>基督宗教在韓國的增長，也同樣不以本土原有宗教或文化的衰弱為前提，雖然不同宗教的增長速度不同，但之間不是一種此消彼長甚至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也許正因如此，無論在中國或韓國，基督宗教與當地原有的宗教及文化的關係，也就變得更為複雜和重要，因為所要面對的本土文化及宗教，不是衰敗不堪甚至早已變成化石的死傳統，而是仍充滿生機並且與時並進的鮮活傳統。

至於趙教授提出的有關漢語神學的方略，在大方向上，筆者贊同趙教授所說：

漢語神學在當今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應戰姿態，其一為「體認大勢」，即充分認識和順應「後冷戰時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潮流和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傳統；其二為「切中命脈」，即發掘和發揚基督宗教與中國儒釋道等傳統文化之間的可融通性；其三為「融合更新」，既在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基督神學的同時，積極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sup>6</sup>

筆者與趙教授稍有分別的是，趙教授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

---

4. 見 Koh Byong-ik, "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Korea", in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92。

5. 見趙林，〈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與漢語神學的應對方略〉，頁 172。

6. 同上，頁 181。

的社會文化的脈絡，而筆者認為，既然是由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來思考，漢語神學需要面對的，不僅是中國或說漢語世界的社會、文化方面的問題，也是漢語神學的全球化；漢語神學除了「應戰」外，也要考慮主動出擊，在致力於本土化或說處理來自中國脈絡的課題時，不要忽略對全球的神學發展作出貢獻。基於此一考慮，筆者將嘗試順着趙教授提出的問題以及「體認大勢」、「切中命脈」和「融合更新」的大方向，提出一些相應的具體策略作為補充和回應。

## 二、對基督宗教全球在地化的神學回應

筆者提出漢語神學的全球化或國際化，作為對趙教授的論述的一個補充，主要因應在漢語學術界的新形勢，以及在國際神學界的一些新發展。先從中國的學術界的發展來說，國際化是當前中國學術界所致力方向之一。這一方面可見於人才的培訓，例如最近推出的一項計劃是由中方提供全費資助，讓中國的年輕教授到國外大學，在資深教授指導下進行一年半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見於對國際性出版的重視。事實上，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國學者在國際期刊上的發表量已躍升世界第二位。即使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界，中國的學術界也越來越重視在國際性期刊上發表論文。漢語神學既以學術機構、尤其大學作為基地，又是一種高舉學術性與人文性的神學，面對這種發展勢頭，不應忽視或迴避漢語神學的全球化。在這方面，漢語神學界除了已出版英文的文集將漢語神學介紹英語界的讀者外，<sup>7</sup>也出版了備受國際學界重視的期刊。例如《道風：

---

7. 包括 Yang Huilin & Daniel H. N. Yeung (ed.),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 2006) ; Lai Pan-chiu & Jason Lam (e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 Theological Qua Cultur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10)。

基督教文化評論》數年前已進入 Web of Knowledge 的藝術與人文引用文獻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而這是英國雜誌《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世界大學排名所採用的主要依據之一。至於另一排名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所作的大學排名，則採用一個名為 Scopus 的索引，而《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最近也進入了這一索引，成為在宗教研究領域中唯一能夠進入這兩大索引的中文期刊。然而，這最多只能代表對漢語學界的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術地位的肯定，甚至也肯定了國外學者的注意，至於如何進一步對其他語境中的神學產生影響，則仍有待努力。

至於國際神學界的一些新近發展，正如趙教授指出，因應對當代基督宗教的現況的理解，「世界／全球基督教」(World/Global Christianity/Christianities) 成為基督教研究界的一個重要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概念並非止於對現況的描述或對將來的預測，而是也以此作為視角，重新審視及詮釋基督宗教的歷史。這種重新的詮釋，消極而言，是要否定那種將基督宗教等同於一個西方宗教的觀點；積極而言，是要正視基督宗教作為一個多種語言 (multi-lingual) 而又跨文化 (cross-cultural) 的全球性運動。此外，基督宗教在當代的全球本土化，已不單反映在外在的人數上，而是也反映在神學意識、包括西方神學界的反思上，當中包括批判那種以西方神學傳統作為中心的進路，並改為採取全球的視野、尤其重視第三世界的神學貢獻以及不同文化脈絡的神學之間的交流。近期不少神學出版物都呈現出這種趨勢，當中除了標榜普世性的神學詞典外，也有好些系統神學的概覽是以全球導覽為招徠，標榜它的涵蓋面的普世性、尤其包括非西方神學界對相關課題

的論述，此外更有不少比較神學的論著面世，積極倡導採用非西方甚至非基督宗教的素材來進行神學反思。<sup>8</sup>

在這種全球性的神學綜覽外，也有不少較為專門的研究，嘗試發掘一些非主流、甚至已經湮沒或被遺忘的地方傳統，並提出當中對全球的神學發展的當代意義。這不單指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尤其亞洲或非洲的基督宗教的神學傳統，而是也包括在西方世界的邊緣的神學傳統、例如凱爾特基督宗教（Celtic Christianity）。所謂的凱爾特基督宗教，基本上指說凱爾特語的基督宗教，因為凱爾特人的身份，基本上是由共同的語言所構成，而不是由國家或地域來界定。事實上，古代的凱爾特人雖然是較為集中在當今的愛爾蘭（Ireland）及不列顛（Britain）等地，但也流徙至歐洲大陸不同的地方，甚至沒有統一的宗教甚或文化。<sup>9</sup>當基督宗教傳入說凱爾特語的族群時，漸漸與他們原有的宗教及文化結合，尤其在第六及七世紀形成一種具有凱爾特風格的基督宗教，有它自己的神學、靈性、器物、禮儀等傳統，並在一些具體細節上，包括教堂的建築風格、出家剃髮的方式、悔罪的系統、復活節日期的訂定等，都有頗為獨特的傳統，有別於在歐陸佔主流地位的基督宗教。<sup>10</sup>其實，凱爾特語基督宗教的遺產有不少深遠的貢獻或影響。例如家喻戶曉的聖詩《成為我異象》（*Be Thou My Vision*），據說出自凱爾特基督宗教的聖達朗·福蓋爾（St. Dallán Forgaill, ca. 530-598）的手筆。而近年學術界更有不少專論，探討凱爾特基督宗教在整個基督宗教界的角色地位以

8. 詳參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敬覆評論者〉，載《山道期刊》16.1（2013），頁206。

9. 泰德·奧爾森著，朱彬譯，《活着的殉道者：凱爾特人的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2。

10. 有關它的神學及靈修傳統，可參 Thomas O'Loughlin, *Celtic Theology: Humanity, World and God in Early Irish Writings* (London: Continuum, 2000)；Oliver Davies (ed. & trans.), *Celtic Spirituality* (Mahwah, NJ: Paulist, 1999)。

及對西方文化的貢獻，尤其是愛爾蘭的修士如何在羅馬帝國崩潰後，除了協助基督宗教的傳播，也在保存西方文化的遺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sup>11</sup>事實上，在基督宗教歷史上曾掀起多次嘗試重新探求甚或復興凱爾特語基督宗教的運動。而較近的一次是在對生態關懷的脈絡下，有學者嘗試指出，凱爾特語基督宗教與凱爾特原來的宗教傳統有相當強的連續性，而凱爾特人對大自然的重視，包括對大地、四季變化、動物以至天然美景的熱愛，也體現在凱爾特基督宗教的神學與實踐、包括靈修傳統與聖人的傳記；<sup>12</sup>因此，在凱爾特語神學（Celtic theology）中，大自然扮演了十分重要而正面的角色，並且特別強調創造主對受造物的愛，而這迥異於主流的拉丁神學傳統之專注於人與神的關係、並以人的罪與救贖為核心，因此凱爾特基督宗教對於構建當代生態神學具有重大的正面意義。<sup>13</sup>

曾擔任著名期刊《世界基督宗教研究》（*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主編多年的愛爾蘭神學家馬基（James P. Mackey），十分着力於發揚凱爾特語基督宗教的傳統。他曾編輯一本論凱爾特語基督宗教的文集，而當中所指的凱爾特語基督宗教，並非局限於那早已成為歷史的古代的塞爾特語基督宗教，而是也包括凱爾特人的後代現時所居住的地方所奉行的基督宗教。<sup>14</sup>此外，他甚至嘗試提出一套具凱爾特語基督宗教特色的神學系統，當中除了以創造為核心外，更重點介紹在基督宗教傳入之前的古代愛爾蘭的宗教傳統，並又刻意突顯愛爾蘭的神學家、包括佩拉糾（Pelagius, fl.

---

11. 參 Thomas Cahill, *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an A. Talse, 1995)。

12. 奧爾森著，朱彬譯，《活著的殉道者》，頁 191-210。

13. 參 Celia Deane-Drummond, *A Handbook in Theology and Ecology* (London: SCM, 1996), pp. 36-52。

14. James P. Mackey (ed.), *Introduction to Celtic Christianity* (Edinburgh: T&T Clark, 1989)。

c.390-418) 及愛留根納 (John Scotus Eriugena, c.815-c.877) 在神學上的貢獻，他甚至自承這是一盡他對神明、民族、祖先、父母的一種敬虔／忠／孝 (*pietas*)。<sup>15</sup>馬基用這種以創造為核心概念的神學，突破傳統天主教神學中的恩典與自然之二分，繼而處理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肯定愛爾蘭人原有的宗教及文化也有真理與啟示，並對基督宗教的神學發展具有積極正面的作用。<sup>16</sup>馬基的這種嘗試，可說是對凱爾特語神學的發揚，即嘗試說明古老的凱爾特傳統宗教以及凱爾特基督宗教，包括凱爾特語神學，有何獨特的意義和價值，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西方主流的神學更為優勝，並又對於當代神學在全球的發展又有何貢獻及意義。

筆者認為，對於漢語神學來說，馬基這種探索有一定的參考價值。<sup>17</sup>首先從教義內容上言，中國文化中對大自然的理解，對於建構基督宗教的創造論以至生態神學有一定的幫助，而筆者也曾嘗試透過與儒家對話來發展生態神學，<sup>18</sup>近年更見到漢語界一些學者正視此種進路，就是採用中國文化的資源來發展生態神學。<sup>19</sup>此外，這種生態神學的進路也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除了將筆者早年撰寫有關的英文論文譯成德文並在最近重刊外，<sup>20</sup>筆者最近也一再獲邀

15. James P. Mackey, *Christianity and Creation: The Essenc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Its Future among Religions – A Systematic Theology*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p. xv.

16. 同上，頁 361-403。

17. 王濤曾為 Mackey, *Christianity and Creation* 寫了一篇中文書評作為推介，當中稍為提及對於漢語神學的意義。該書評刊於《輔仁宗教研究》16 (2007 年冬)，頁 131-135。

18. 參賴品超、林宏星合著，《儒耶對話與生態關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19. 參孫向晨，〈在儒耶對話中尋找生態神學的新進路〉，載許志偉編，《基督教思想評論·第 11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323-332；王福義，〈中國文化與生態神學〉，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53 (2012)，頁 79-106；Jason Lam,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Ecological Problem in Relation to the Accra Confession: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102.2 (November 2013), pp.220-235。

20. Lai Pan-chiu, "Christian Ecological Theology in Dialogue with Confucianism", in *Ching Feng* 41.3-4 (1998), pp. 309-344；德譯載 *Christsein in China* (Hamburg: Evangelisches Missionwerk in Deutschland, 2000), pp. 54-81；一個節略的版本載 *Ökologische Perspektiven in China* (Hamburg: Evangelisches Missionwerk in Deutschland, 2011), pp. 41-61。



撰文，向英語學界介紹漢語神學如何結合中國文化來發展生態神學。<sup>21</sup>轉到方法論上的問題，與凱爾特語神學相仿，（廣義的）漢語神學也有它自身的文化及宗教資源，也有它獨特的發展歷史，因而與西方主流神學思想不盡一致；當代的漢語神學家不必奉西方神學為主臬，更不必將漢語神學的努力局限在如何本土化或面對來自漢語世界的挑戰，而是也可以思考漢語神學對當代神學的普世發展的貢獻。這並不是要背棄以漢語書寫或言說神學的理想，而是在以漢語書寫或言說神學的基礎上，透過譯介，將漢語神學的成果與其他語境的讀者分享。筆者曾在二〇〇一年在德國柏林舉行有關漢語神學的會議上，對漢語神學界同儕提出類似的呼籲或挑戰。<sup>22</sup>觀乎最近十年在國際神學界與及漢語神學界的發展，現在應是一個更為適合的環境去進行漢語神學的國際化或說全球化。<sup>23</sup>

### 三、漢語神學的策略

基於這種對國際神學界的發展的理解與及對漢語神學的願景／異象（vision），筆者認為，在趙林教授所說的「體認大勢」上，除了需要充分認識和順應後冷戰時代的文化保守主義潮流和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傳統外，也需要更深入而廣泛地理解基督宗教、包括其深厚的傳統及多元性；

---

21. 例如：Lai Pan-chiu, "Creation and Salvation in Chinese Perspective", in Ernst Conradie (ed.), *Creation & Salvation, Vol. 2: A Companion on Recent Theological Movements* (Berlin: LIT, 2012), pp. 344-349; "God of Life and Ecological Theology: A Chinese Christian Perspective", in *The Ecumenical Review* 65.1 (March 2013), pp. 67-82.

22. 該文後來出版為賴品超，〈過去與未來的漢語神學——從中西神學著述的翻譯與採納着眼〉，載楊熙楠、雷保德編，《翻譯與吸納：大公神學與漢語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4），頁 77-101；後轉載於賴品超，《傳承與轉化》，頁 177-195；以及：李秋零、楊熙楠編，《現代性、社會變遷與漢語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 374-389。

23. 參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敬覆評論者〉，頁 205-208。

除了要留意「世界／全球基督宗教」的研究，更要特別留意上述與此相應的神學發展。

至於趙林教授所說的「切中命脈」，也就是發掘和發揚基督宗教與中國儒釋道等傳統文化之間的可融通性上，筆者認為，過去已有不少神學家提出融合基督宗教與中國儒釋道等傳統文化的本色神學，而漢語神學的倡導者在提出（狹義的）漢語神學的口號時，正是嘗試另闢蹊徑，以區別及超越上一代的本色神學。筆者認為這有一定的理由。因為過去一些本色神學在致力於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時，不時出現囫圇吞棗或削足適履的情況，而這是當代的漢語神學需要小心警惕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本身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即使不談甚麼諸子百家，而只集中在趙教授提及的儒釋道，這三者之間也有一定的分歧。正如筆者曾經提出，單是儒家與道家對和諧的理解以至對生態問題的進路都有一定的分歧，因此當基督宗教嘗試結合中國文化而提出一種具中國特色的生態神學，需要細心的分辨和選擇。<sup>24</sup>同樣地，無論筆者如何有意發展大乘基督教神學，<sup>25</sup>但也不能不承認，大乘佛教中有某些教義或概念與基督宗教的某些教義是難以融合的。<sup>26</sup>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對基督宗教的全球在地化的討論，預設了某種全球化的趨勢，而全球化的趨勢會挑戰傳統文化的傳承。依此，雖然中國現在是有某種國學熱，但推動及／或參與者中有多少人是有出於政治考慮，有多少人是看風轉舵，又有多少人是真誠和熱烈地擁抱中國的傳統思想，而

24. 賴品超，〈對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的公共論述：一個漢語基督教神學的回應〉，《道風》40（2014），頁107-127。

25. 賴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學：漢語神學的思想實驗》（香港：道風書社，2011）。

26. 賴品超、蘇遠泰著，〈張純一的佛化聖靈論〉，載鄧紹光編，《聖靈——華人宗教及文化處境下的反思》（香港：信義宗神學院，2002），頁181-203。

那些熱心支持的又是否仍只是一小撮的知識分子、還是代表一種具壓倒性的趨勢，這些問題都要作進一步的仔細考察和衡量，才能決定漢語神學是否需要來一個「華麗轉身」或「大變局」。但那最為根本的問題仍是，基督宗教是否可以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宗教及哲學，毫無批判而全盤接受。當然，這也不是趙教授所要提倡的，因為他也提出「融合更新」。無論如何，面對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的問題，當代漢語神學值得甚至需要，正視並重新檢視相關問題在漢語神學本身的傳統中的討論。

趙教授對「融合更新」的發揮主要集中在基督宗教對中國文化的更新或說創造性轉化，而筆者對「融合更新」的理解，則更為傾向於科布（John B. Cobb, Jr.）的宗教對話理論，就是以相互的創造性的轉化作為宗教對話的目的；<sup>27</sup>依此，「融合更新」並非單指對中國文化的更新，而是也包括對基督宗教的創造性轉化。筆者所關注的是，由於西方神學多年來在國際神學界佔主導甚至壟斷的地位，當漢語神學在追求學術性及國際化的時候，很容易變成盲目跟隨西方神學界的一切，包括問題意識（*Problematik*）、方法以至素材。與這種傾向相反的是，過去有些本色神學家，提出應直接將《聖經》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變相否定或抹煞西方神學傳統的價值。筆者認為，西方神學傳統有它的重要性，並對漢語神學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參考價值。因此，筆者無意否定漢語神學工作者對西方神學的引介，只想提出警惕：若漢語神學工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奉西方神學為主臬，好像只有西方神學才是神學正統，而漢語神學只能緊跟在西方神學の後頭，甚至只懂為某某西方

---

27. 參賴品超，〈從柯布看耶佛對話在漢語處境的前路〉，載陳廣培編，《傳承與使命》（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8），頁 97-130。

神學家下注釋，在此種牢籠或桎梏下，漢語神學的長遠發展，尤其它與本土社會文化的結合，會受到一定約制或窒礙，並且也不利於它在國際神學界的發展。為免出現「漢語神學的被擄西方」(Western Captivity of Sino-Theology)，漢語神學尤其需要正視自身的神學傳統及其宗教和文化上的資源在普世神學上的價值和意義。

最近筆者獲邀參加一項寫作計劃，關於如何在一個全球及／或跨國(transnational)的脈絡中教授神學。這種全球及／或跨國的神學，不是要提出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能夠普適全球的神學；相反，它是要正視基督宗教內部的分歧，一方面要打破西方神學的主導、甚至壟斷的地位，指出這種以希臘文或拉丁文為主要載體的西方神學主流也有其限制、也是一種處境化而不是真正普世的神學；而另一方面，更要肯定那些備受忽視、遺忘或邊緣化的非主流的神學傳統的價值，甚至要發掘當中對當代神學的積極意義和貢獻。在教學的果效上，重點在於教授或啟導學生一種做神學的方法，而不是將全球每一角落的神學的具體內容都告知學生；筆者所撰寫的文章，正是要討論如何運用本土的資源去教授這種全球及／或跨國的神學。<sup>28</sup>筆者在該文中提出了以下數點教學策略。首先是針對心態及問題意識上的問題，筆者提出以大秦景教為例，指出她是被誤判為聶斯多留派(Nestorianism)，<sup>29</sup>以此揭示及批判西方神學界的霸權，並讓學生留意到神學或教義爭論中的政治角力，而漢語神學無需，甚至不應事事以西方神學馬首是瞻。

28. Lai Pan-chiu, "Teaching Global Theology with Local Resources: A Chinese Theologian's Strategies", in Kwok Pui-lan, Dwight N. Hopkins & Cecilia Ganzaález-Andrieu (ed.) *Teaching Theology in a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World*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14/2015).

29. 許參賴品超，〈基督論的爭辯與卡爾西頓大公會議：神學與政治〉，載梅謙立、張賢勇主編，《哲學家的雅典，基督徒的羅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31-52。

其次是針對素材上的問題，以明清天主教的一些神學文獻為例子、包括當中對「大父母」及「萬物一體」的觀念，指出中國也有自己的神學傳統，而這些（廣義的或已往的）漢語神學的材料值得予以重視、整理及重新詮釋，指出其當代意義，包括對西方以至普世的神學發展的意義。最後是針對方法的問題，筆者以現代／當代華人學者的著作為例，指出比較神學、比較宗教哲學及比較經學等方法，有助漢語神學結合及使用本土的宗教及文化資源，用以對普世的神學發展作出獨特的貢獻。筆者相信，這些教學上的策略，也多少指出漢語神學在致力本地化與全球化時，所可以採取的一些策略與及資源。

#### 四、結語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過去付出不少的努力，都是集中在幫助漢語學界認識國外、尤其西方的神學研究，在這方面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回顧過去的成就之餘，也要展望未來的工作方向。這也許這是一個恰當的時候，想想在致力於土本化之餘，也開始探討漢語神學的全球化，尤其如何幫助漢語神學工作者將他們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際神學界，使漢語神學的論述在國際神學界受到更多的重視，甚至產生更大的影響。

**關鍵詞：**漢語神學 全球在地化 普世基督宗教

作者電郵地址：pclai@cuhk.edu.hk

# Glocalization Strategies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 A Response to Prof. Zhao Lin

LAI Pan-chi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In agreement with Prof. Zhao Lin that Sino-Christian theology should take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g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seriously, this article supplements that in view of the gloc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the theological responses to the idea of “global/world Christianity/Christianitie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should endeavor to not only “localize” itself through addressing the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of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but also “globalize” itself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debates.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signs for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in Mainland China, the issues concerning whether and how Sino-Christian theology should emphasize the compatibility with Chinese culture need to be examined cautiously. A more thorough and critical study of the handling of these issues in the the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is thus called for. This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logical tradition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together with its culture and resources for the global theological developments.

**Keyword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Glocalization;  
Global Christianity